

旅行绘  
陈丹燕

陈丹燕

今晚去哪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全學士學士學士

學士學士



學士學士學士

陈丹燕  
旅行绘

陈丹燕

今晚去哪里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晚去哪里 / 陈丹燕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10

(陈丹燕·旅行绘)

ISBN 978-7-5339-3910-6

I. ①今…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9689号

### 今晚去哪里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曹洁 颜颖颖

营销编辑: 诸婧琦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印装监制: 朱国范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63千字

印张: 7.625

插页: 2

书号: ISBN 978-7-5339-3910-6

定价: 39.00元



那些借宿的小床，那些陌生的月光，原  
以为一年的旅行是一次萍水相逢，谁不知  
却能一再相逢。或许，这就是世间相逢的意义。

### 《我的旅行方式》

没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即使走遍世界，也好似从未曾见到过它。

### 《捕梦之乡》

从地理上解读两大奇书《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带着《尤利西斯》在都柏林城漫游二十四小时，追寻四处藏着，又无所不在的犹太人布鲁姆。跟随另一个犹太人优素福从梦乡去以弗所、塞尔柱古城、君士坦丁堡，沿着这些神秘的古城一路向北，直到塞尔维亚多瑙河畔的古老要塞和战场，带着《哈扎尔辞典》去寻找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捕梦之乡。

### 《两本俄罗斯日记》

一对夫妇在俄罗斯旅途中，各自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思，这两本日记本，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放在一起时，才发现他们记录的竟是不同的世界。

### 《咖啡苦不苦》

旅行中用来遮风避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

### 《我要游过大海》

从没有一张旅游签证的国民，到世界最大量的海外游客，中国人用了十五年。2010年，爱尔兰旅游局根据此书路线专设中国游客文化旅行路线，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及丈夫马丁亲临新书发布会，并做专题演讲。中国旅行者从《会走路的钱包》，到拥有特设文化旅行路线，这是新的开始。

### 《走呀！》

5年间，从大手拉小手到携手并肩，妈妈与孩子旅行中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一本旅行笔记渐渐成形，成为送给孩子的一份成年礼物。

### 《北纬78°》

见证神迹的极地旅行，寻找到造物主留下的指纹，让人能回归成自然之子，安然接受自然的抚慰与秩序。

这些书都关于旅行，却不是游记

——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世界

《陈丹燕旅行语录》

一

先要观世界，  
方有世界观

《我的旅行哲学》

一个人去旅行，走上漫漫异乡路，是为了用脚丈量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二

文学是描述  
旅行的墨水

《第二日》

旅行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旅途中的交集。本与李平正在路上，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终于相遇交错，各自留在照相机里的照片，当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三

人生在世，  
一定要去看世界

《漫卷西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去西方自由旅行的梦想正在一代青年心中艰难绽放，那些满怀梦想的身影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路上。这是中国青年海外旅行史的第一章。

《今晚去哪里》

在一次旅行中，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如果你有耐心，并坚持，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

# 目录

- 在欧洲加上一张小床 ..... 1
- 慕尼黑，龙街十一号：行李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 5**
- 慕尼黑的蓝天 ..... 13
- 广场喷泉 ..... 17
- 吉瑟拉家的早餐 ..... 19
- 慕尼黑，雪堡：1992年，跟着小溪走上一阵子 ..... 23**
- 1993年，雪堡的蔷薇开了花 ..... 29
- 2013年6月11日，雪堡的蔷薇又开了花 ..... 33
- 慕尼黑，罗森汗玛广场二十六号七室：生长在室内的榕树 ..... 47**
- 1992年的厨房 ..... 53
- 布拉格，莱斯卡街一七三号：《嘿，裘德》 ..... 57**
- 斯蒂亚：帕皮亚诺村 ..... 65**
- 维也纳，路德维希街十七号：他的脸一心想要恭维 ..... 75**
- 圣修女院路三十四号：很小的镜子 ..... 83**
- 莫扎特巷六十二号一室：微微倾斜的双目 ..... 89**
- 克鲁姆洛夫，普莱斯维斯卡街二十九号：一个女孩清澈的说话声 ..... 95**
- 柏林，飞机场路四号：因为这样的爱情 ..... 105**
- 一扇开着的门 ..... 115
- 飞机场路四号：2013年，老友重逢记 ..... 119**



纽伦堡，维尔芬街二十六号：以为自己是去找理想 .....	129
波恩，贝多芬广场七号：裹在多纳肉饼店楼上 .....	137
卢布林，罗夫斯基街一号：颓败但直指人心的美 .....	145
恍然 .....	153
布达佩斯，伊丽莎白路九十三号四楼公寓联盟：一道蓝边 .....	163
巴黎，浴场街五十号：门铃在我头上叮地一响 .....	171
翡冷翠，民族大街二十六号：要是住在小旅店里 .....	177
重归翡冷翠 .....	187
来世我愿意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	193
巴利卡利，巴利卡利城堡：安顿门后的自己 .....	197
威尼斯，白狮卡里一号：裕子和十九世纪的烫脚盆 .....	203
圣地亚哥，佚名营地：一粒飘浮的尘土 .....	213
贝尔法斯特，埃里尔镇：这是属于你的房间 .....	217
2001年跋 .....	229
2014年跋：我曾是你的读者，陈丹燕，现在长大了 .....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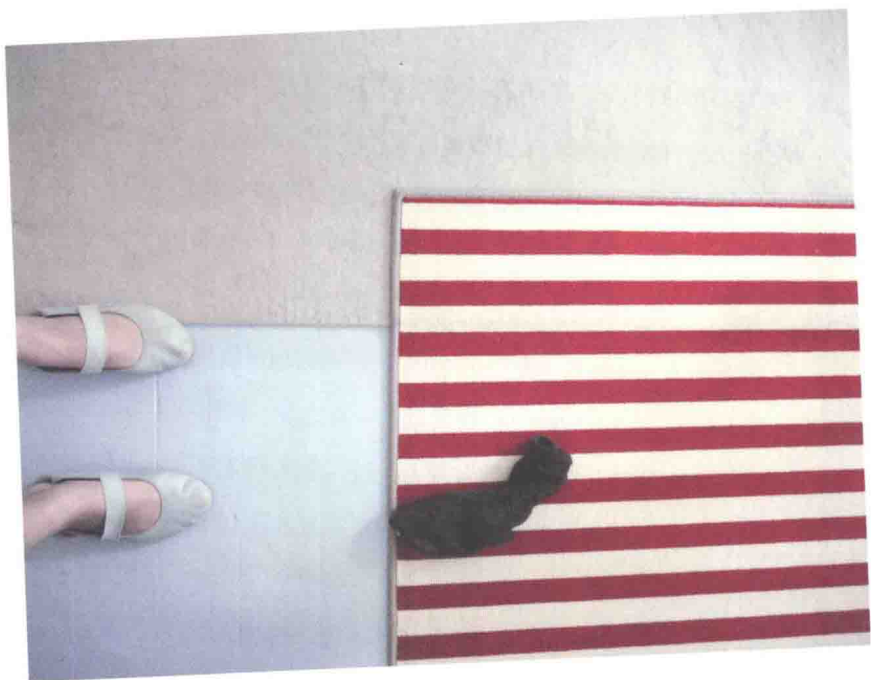
自1992年2月开始，一次又一次，带着我的中国护照、我蓝色的厚帆布背囊和常熟路药店里买好的晕动药茶苯海明片，我去欧洲旅行。

有时是冬天，有时是夏天——欧洲的夏天有金色而漫长的黄昏，温暖的风从柏林的菩提树里一直吹到西班牙北部荒原上高高的野草丛里，不知道名字的野花在风里摇着，看上去有些悲伤。那片高原，在十一世纪时，有人看到夜夜有一颗大星星落下来。追随着那颗从夜空里直落下来的大星星的踪迹，人们找到了圣徒雅各的墓地。有时是春天，有时是秋天——当托斯卡纳山坡上灰绿色窈窕的橄榄树在蓝天下坠满了黑色的成熟了的橄榄时，在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淡黄色的初雪已经把修道院失修多年的道路完全遮没，修女白色的头巾在雪片里蹒跚。第八年，我在十月到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在等待通过移民局闸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在欧洲的旅行中经过了这个大陆上的四季。

为我到来而铺上干净床单的小床，总是带着洗衣粉清爽的香

气。方方的大枕头，拍松它的时候，会突然飞出一小根白色的绒毛。那是在欧洲的哪一个绿树环抱的小湖里长大的鸭子身上的？我不知道。秋天的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曾看到漫天飞过的野鸭子，它们到意大利去过冬天，蓝天上，一时全是它们小小的黑色的翅膀。那天我跟着它们一起走，我要沿着公路去魏玛，看歌德写《浮士德》的地方。那夜我住在沿街的房间里，在窗上能看到小广场对面的酒馆墙上吊着黄色的标语，写着“歌德也在这里喝过酒……”歌德吗？他并没有像维特一样自杀，而是与夏绿蒂的粉红房子差不多比邻而居，六十年以后，他成了德国文学的圣人。而夏绿蒂的家，成了歌德学院，德国最有名的德语学院。小孩子们常说，圣人是不会长肚脐眼的。歌德也去小酒馆喝酒吗？我拍拍自己小床上的枕头，听里面有羽绒轻微的窸窣声。

在欧洲的旅行中，我有过多少张这样的小床？在阿尔穆特家的客房里、在叶琳娜家的书房里、在布鲁诺家的客厅里、在雪莉家的卧室里，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的房东，我房东的朋友。当然还有那些散落在不同的街上的旅店，通常是幽暗的旅店门厅。登记房间的时候，在柜台上总是能看到小玻璃碟子里放着的太妃糖，在瑞士的索伦托，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在意大利的罗马。那些开始陌生、后来熟悉的房间里，有我的一张小床，像一个张开的怀抱，它一定等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翻开枕头，能找到我上次铺床时没有捡干净的落发，一根长长的黑发，比欧洲人的头发要硬。



◆ 2013年初夏，经过慕尼黑，我回到柏林，回到飞机场路。当我走上楼，1992年的初夏时曾为我打开的那扇门又为我打开着。芭芭拉站在门里欢笑着望向我，“欢迎回来。”她说。时光刹那倒流，冲刷了二十年的光阴。我回到原先我住过的房间，一眼望见二十年前我用过的被套和枕套，阳光在它们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它们安然如昨，只是褪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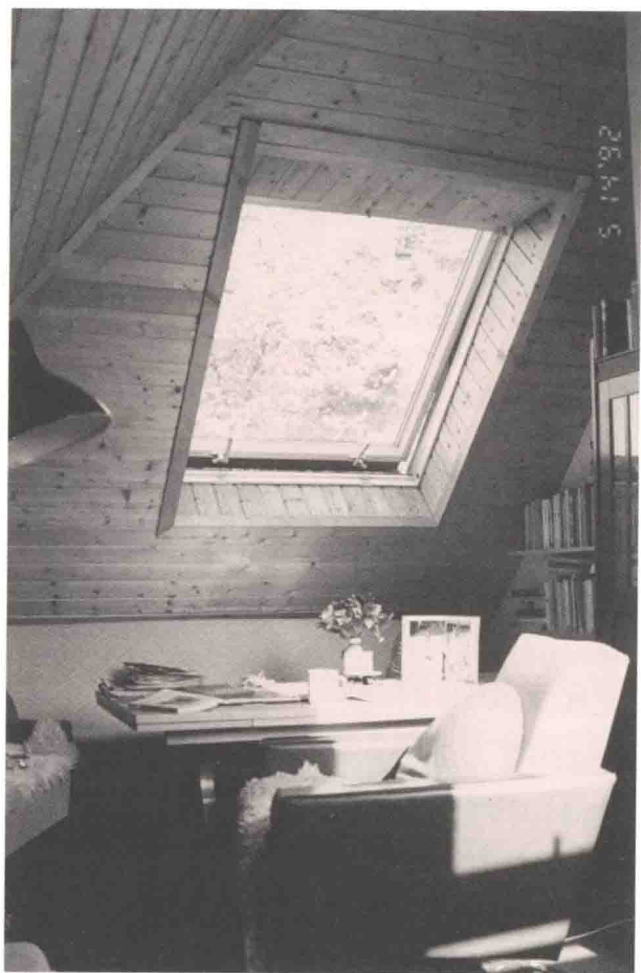
这仍是我在欧洲的那张小床。那晚躺在这样一张床上，寂静深夜里，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动的声音。与第一次在这里相比，它现在依然悲喜莫名，但已然安静而丰饶，因为它知道，自己已有丰盈的收获。

那些不同的小床，那些不同的枕头，留着我总是悲喜莫辨的心思。白天，它们曾躲在从法国到西班牙的漫长公路上，也躲在维也纳森林绿色的坡上，或者躲在经过红砖水塔的街角上；夜色四合，到了小床上，窗外陌生的星星明亮地闪烁，它们才站出来，走过我的心，像那些最害羞的人一样。

我这个人，也许是在那样的小床上默默成熟的吧。我的心也变成了一颗悲喜莫名的心，在欢笑里有一点悲哀，在伤心里有一点钟情。午夜梦回，听街上偶尔有人经过，意大利结实的高跟鞋在老城的窄街上清脆地敲打着地面，异乡的月光像有雾的阳光一样亮，照耀着陌生的街道和房子，还有在夜里也开放的弗赖堡的丁香。躺在某一张干净的小床上，它从自己躲着的地方走出来，和我相对。

我的航线很糟糕，像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在香港停，在曼谷停，在罗马停，耳膜被不断变化的气压弄得听不清楚声音。最后，终于到了慕尼黑。在我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包四川榨菜，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欧洲。

在慕尼黑的老机场迎来咖啡的苦香。不是上海咖啡馆里常常也会有的那种稍纵即逝的咖啡香，而是深深渗透了的、赶也赶不走的味道。它弥漫在我的空气里，我一路上吃的晕动药还在起作用，在被茶苯海明所抑制的感官里，感到那暖和的、华美的浓稠的香气，像很久以前的冬天，趴在棉被里漏夜看译本，也许是雨果的浪漫小说，也许是屠格涅夫的散文，也许是拜伦的诗。在我成长的时候，这些书已经停印多年，到所有的公共阅览室去，都无法找到它们。它们在孩子的书包里偷偷地传递着，而且因为秘密的状态而倍添乐趣。冬天没有暖气的房间要盖很厚的棉被，沉重地压在身上。棉被深处橡胶热水袋散发出带着橡胶气味的热气，发了黄的旧书也散发出带着轻尘的纸的清淡气味。



◆ 慕尼黑，我的第一间房间。

汽车无声地带着我掠过黄色的大房子，那是巴伐利亚王的夏宫。当茜茜公主的电影被月光下寂静的建筑证明是真的，回想起来的，是在大学礼堂拥挤的木条凳子上，与中文系三班的女生们一起看电影的情形。如今我怎么证明那个建造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漆着简陋红漆、在大门中央有一个红星浮雕的礼堂是真的呢。

像指向天空质疑的手指，固执的、严厉的、永不罢休的，那是哥特式教堂的尖顶。

蓝色的地铁标志甚为精良地在闪光，那是伊萨塔站。淡黄色的石头城堡立在街心，只是少了堂吉诃德和他的瘦马，还有他的那个胖子跟班。外国人的名字一直是不好记的，我中学时代发疯似的找外国书看，那些书通篇在外国名字下加上细线，帮助读者不至于把名字与句子里的其他字混起来。当时我一点也不喜欢堂吉诃德的故事，它不符合我对美女和骑士故事的理解。我喜欢维特那样的惨绿少年。在黯淡的青春期的夜晚，借到一本书的我，常常飞奔过散发出淡淡臭气的街市，踩烂从疯长的树上败落下来的花朵。

灯光明亮的大橱窗里面，有我看不清楚的美丽东西，一家连着一家，电力很足，灯光一点也不发黄。

小街上有狗朝我吠。路灯把丁香树细碎的影子投在路上，还有一个路边的木头十字架，黑发的耶稣被小小的红色长明灯照亮着。



沿街的庭院里能看到一套白色的桌椅，桌子上的花伞收了起来，像是一只睡着了的孔雀，静静地敛着尾巴。

房东太太领我去顶楼我租下的房间，她推开门，越过她肩上的金发，我看到了小桌上的郁金香，它们被养在陶做的花瓶里，让人想到了印象派的那些画。那时我并不知道康定斯基在几十年前也在慕尼黑这一片坡地上住过，沿着近处的一条一直通向黑海的小溪往下走，就能看到他当年住过的房子。

房东太太向我微笑的时候，我开始想到巴尔扎克小说里的那些蚀刻画的插图，她长得像贝姨，我觉得。她的脸在阴影里，就像1970年的时候，那些辗转到我的手里的小说书一样，软而旧的，带着陌生而熟悉的气息。那时候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交恶，没有西方的书，在小孩子中，要用两本中国的书，里面还要有爱情故事的，才能换到一本外国书的译本。那些经过不知道多少孩子多汗而微脏的双手、已经破旧不堪的书本来到我的手里时，我四周的世界就烟消云散了。

屋子里给我放衣物的橱很老旧，发红的褐色，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小说写的那种桃花芯木。

第一次，第一晚，我住在慕尼黑郊区的一间顶楼房间里，从上海带来的行李堆了一地，关了灯以后，它们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从我的小床可以看到一大扇窗，是我们在上海称为老虎窗的那一种。在睡着以前，我对自己说，你这是在欧洲啊。它让我不怎么相信，在闭着的眼睛里，我看到黄色的大房子，还有前面那